

## 青蛙

最後，我和晃兩人都喝了不少酒，開去的車只好停在喪家附近。

「這麼晚很難叫得到計程車，就讓先生公司的小張順路載你們回去。」站在玄關負責接待的宋媽對我說。

離開時我又在門口聊了一會兒，直到沒什麼話題才轉身走向停在對街的深色轎車。不知道為什麼晃還沒從樓上下來。

張，和他在公祭上錯身而過並沒有交談。是個單身的上班族，話不多。

門口距離車子還有一段，路上已經沒有什麼車，遠遠就看見張正眯著眼，盯著腳邊的水溝蓋，背靠著後車廂，頭頂三公尺左右懸一盞散著強烈白光的路燈，幾隻蛾子撲著翅撞擊水銀燈的罩子，發出結實的微響。燈光造成的陰影在臉頰投下淺淺的印子，襯托著眼前的場景，張的表情彷彿睡得非常安祥。不知道為甚麼，我的眼光難以從他的身上移開，腳步仍然慢慢朝向車子走去。下一秒，張忽然醒了般動作起來，

從褲子口袋掏出一包淺藍的七星，用手指撚住塑膠套上翹起的一角，「嗤」的撕開一圈塑膠紙，抽掉上半部的透明膜，揭開盒蓋湊近眼前，非常認真的選了一根菸，又從外套裡摸出銀色打火機，俐落的「啪」一下子甩開打火機的蓋子，動作熟練點燃菸草尾端，在我距離還有幾步遠時悠閒地噴著煙。

他是個左撇子。

「張，真不好意思，要麻煩你送我們一程。」，我對他說。張並沒有轉頭看我，只是對著前方點了點頭，又朝我的方向揚一揚手中夾著的菸，接著沿路邊一整排台灣欒樹，緩緩移步到不知道哪裡去了。

我在路旁又站了一陣子才開門坐進車裡，往椅子深處挪動屁股，冷不防踢到一個堅硬的物體。小轎車後座下塞著巨大的工具箱，椅座下完全沒有多餘的空間。捲到一半的尼龍線軸，沒蓋好的盒子邊緣探出幾條豹一般不平整的弧線，又像繞壞的行星軌道，幾個羽毛做的假餌掉在地毯，我彎腰想撿起其中一個帶綠色斑點的，探進座椅底下才發現另一邊放了一支金屬 2 球棒。像用牙籤挑雪螺的肉般側著身體，我把腳伸進

座位底下，用鞋尖踩住再把它勾出來。拿在手上就著路燈仔細觀看，從光滑的握柄向前逐漸粗大的頂端環繞著幾道不均勻的刮痕，好像用力敲打過什麼。顏色是霧面的銀和淡藍色，像是濃縮了宇宙的霧靄。用手環住球棒輕輕撫弄，貼著手掌傳來吸飽夜露的冰涼觸感。我把球棒重新塞回椅子底下，將注意力轉移到後車廂，用手扳住後座的椅背，努力把身體扭曲成糾結的S，想像自己有一雙透視眼，可以穿過汽車鋼板，看見後車廂裡堆著的東西。這麼想著，就好像真的見到車廂狹小的空間裡塞了一個洩了氣的橡皮救生圈、輪胎備胎、半箱公司辦活動剩下的礦泉水。

這個人如果結了婚生下小孩，那些東西也立刻會被妻子指使著丟掉，轉而堆放嬰兒的輔助椅、線纏成一團的風箏、五百萬洋傘與造型可愛的游泳圈吧。晃和我還沒有打算生小孩。剛買了房子手頭很吃緊。同居多年連名分也沒有，外人看來想必是十分奇怪的情侶。雖然如此，我們還是以不同於整個世界運作的方式一起生活著。由於明白我沒有結婚的打算，拒絕  
3  
過晃以後他也沒有再提。

轉身回來用手拉平褲子上的摺痕，想要結束無聊的獨自妄想，忽然，「呱呱」！一聲那樣響的叫聲從身體深處發出來，我嚇了一跳。

是青蛙？我盲目摸索黑色的真皮座椅，光滑的表面沒有半點綠色駁雜，又忙碌的在地毯上、後座置物檯尋找，除了密閉車廂裡空調的運轉，就只有手指劃過人造纖維沙沙的聲音。閉上眼睛摒住呼吸，在黑暗中沒有一點生物的氣息。是錯覺嗎？一隻小小的、通身綠色的青蛙在我的想像下成型，發出碧色的光。

「呱呱！」

這一次真的聽到了，而且比剛才更清楚、更接近。我慌亂的張開眼，想尋找聲音的來源。低頭一看，腹部熱熱的，大概在接近我胃部的高度，有種共鳴過後的麻癢感。用手輕輕摩挲肋骨底下幾公分的皮膚，覺得頭暈，很想吐，想下車透透氣，又以為會隨時錯過不知道什麼時候響起的青蛙叫聲。

心中忐忑抱著肚子等待，以為張或晃的其中一個會從車旁出現，一臉無所謂的對我說：「怎麼了嗎？」<sup>4</sup> 但是，在這段時間裡誰也沒有出現，時間彷彿流向無

止盡的流沙，從風之谷的腐海漏千年的結晶至地底，再把過濾的純水循環出去，如此美麗而卻無法讓人安心信服。

過了一會兒噁心感漸漸退去，我決定忘記剛才發生的事。搖下車窗，風把一朵欒樹的朔果捲向車內，落在我穿著黑色褲裝的大腿上，讓我想起國小時流行的瑪卡蓮娜舞，體育課、朝會的時候，老師把大家集合在一樓廁所前，遊樂器材左邊，在高大的欒樹下放著音樂，一起跳著。向前伸出兩手，抖動肩膀，姿勢怪異的扭動腰部，再將雙手交叉放在胸前。用盡全身的力氣模仿老師的姿態，小女孩心中暗自竊喜於舞步的魅力，現在想起來卻是很彆扭的畫面。配合著不同節日，聖誕節時也跳「奧克拉荷馬攪拌器」，男女生圍成裡外兩個圈，交換舞伴並在喜歡的人前面結束，是這舞不變的定理，在欒樹盛開、凋落、結果的季節，一如往昔。

「討厭死了，一年四季不論什麼部份都能毫不在乎沙沙掉落的樹。」

雖然遠遠望去非常美麗，負責掃那裡的不知道誰



卻常對我這麼說，但是我一點也不討厭啊，無論是黃色、赭色的花、粉紅和橙色的果莢，或是乾燥了隨風逐漸搖晃沙沙滾落在地上的蒴果。我會撥開它的三枚苞片，取出藏在裡面的幾粒黑色果實帶回家去。

因為我從來沒打掃過操場。距離產生的美感，就像重回遙遠記憶，站在操場另一端望三、四層樓高四色樹底下的六年一班。

小學校舍後門同時也是花園與池塘，兩畦方形池子裡種了各色的睡蓮，一旁的菜圃搭著簡陋的棚架，蜷曲攀爬著自然課實作的豆苗。短短的下課就圍繞著睡蓮池穿梭，伸出兩根手指小心翼翼捏住豆娘纖細靛色腹部、用十字草撩撥磁磚角落笨重難看的蟾蜍不死心撞著牆角，青蛙踩著緊貼水面的葉子，幾隻巴西龜把青蛙悠閒咬翻了肚皮，灰白的腹部浮在半開的鮮艷花朵旁。

會不會，張的後車廂裡養了一隻青蛙？

從後車窗望出去，車屁股非常安靜的保持該有的模樣，視野延伸至遠處有個像張的模糊人影靜止著，像不真實的黑色剪影，一動也不動，令人不禁好奇他

在那裡做什麼。

「吱！」聲響從喪家的方向傳來，晃像是用力推開門出現的樣子，室內拖鞋摩擦木頭地板和絮絮的人聲跟著向外敞開，在夜裡放大數倍，身後不知是誰對他謹慎的鞠躬，看不清楚她的臉。晃筆直往前走出大門，經過十幾年的舊車旁，晃用手抹了一下車窗，又調整一下後照鏡的角度，才慢慢的走過馬路。從半開的窗向車子望過去，背對我那專注的樣子，像捨不得和一個即將闊別的老朋友分離。我一直很希望他能換台新車，不過接連而來的經濟不景氣讓計畫總趕不上變化。

看著對街的晃，一片濕濕濛濛的預感爬上眼簾，背後，張不知道什麼時候也尋原路回來。兩個人面對面向車子兩側靠近，眼神互相交會，晃沒有多說一句話便打開車門坐進後座。我拉開包包拿出面紙，抽了一張給他擦手。他楞了一下，伸手接過來，低頭囁嚅了一句謝謝。

「沒什麼。」

「既然人都到了，上車吧？」張靠著車頂隨意將手指夾著的半根煙彈向地上，末端的紅滾落水溝熄滅，走向駕駛座。

車子在無人的道路上奔馳，轉彎和加速都非常平順，雖然我不懂車子，但如果這是趟旅程，張絕對是優良駕駛。

「你喜歡釣魚嗎？」把支撐下巴靠在窗邊的手放下來，趁著紅燈，我向前傾身，伸出手將捏在掌心的塑膠物向前送向駕駛座和副駕駛座中間。

「啊，是的，這是「似餌」。」張稍微歪過頭看了一下：「主要用在攻擊力強的大型肉食魚類，像鱸魚、鯰魚，不過在釣草食性的草魚、鯉魚、大頭鰱也會用到。」

「不用新鮮的小蟲嗎？卡通上都是這麼做的。」

「以前會用酚類毒性化學物抓野生紅蟲，現在很少賣了。都是養殖的跳蟲、青蟲。雅小姐對釣魚有興趣嗎？」

「我們都不喜歡拔出魚鉤血淋淋的畫面。」晃代 8  
替我開口。



「是嗎，完全沒有釣過魚嗎？」張不在意的繼續操控方向盤。

「嗯…小時候和爸爸一起去廢棄魚塭釣過，在路邊隨便撿拾福壽螺敲碎，剝掉碎片，挖出連著內臟與蛋的螺肉當餌。在釣魚的時候被草叢裡的蚊子咬得很慘，不過，等待是值得的。」我咬著嘴唇回想。

「很難得的經驗。」張並沒有轉頭看我，但我想他喜歡我的結論。

看著大約五公分的假餌，覺得用這個能釣上魚跟車上有青蛙叫一樣，很不真實。「嗯，青蛙也可以當魚餌嗎？」摸著肚子，我還是想確認。

「…可以，但是我沒用過。」也許是路邊水溝傳來的聲音吧。晃用奇怪的眼神看我，這個話題就這麼結束。不知道是因為累或者什麼，一直到目的地，都沒有人再多說一句話。音響裡流洩出小野麗莎溫柔隨性的嗓音，我關上車門，準備和張道別，晃已經先開門進去，屋裡日光燈閃了幾下，又恢復一片漆黑。

「雅小姐。」我正覺得奇怪，張緩緩搖下車窗，  
我彎腰靠近，不知道他想說什麼。

「沒什麼，只是很高興認識妳。」他緊緊抓住我的手，掌紋都快要拓在我的手背上觸感濕濕黏黏，讓我有種像青蛙吸盤的錯覺。我對他無力的笑笑，說不上有什麼感覺，先前那種無法抗拒的吸引力已消失無蹤，倒是胃又開始抽動。深怕又聽見嘲笑笨蛋一般的呱呱聲，來不及等車開走就轉身逃進屋內。推開門，晃脫掉鞋子靠在玄關處的鞋櫃旁，領帶和外套隨意扯開。我摸索著燈的開關，一邊踢開高跟鞋。

「不要開燈。」確實，即使深夜，四周的光仍會透進屋內，也不至於伸手不見五指。晃拉著我的褲子沒說話，大概要我陪他。有時候他會這樣，我一直覺得他出來以後就心情不好。過世的是晃家裏某個親戚，對他有很深的期望，當然也很不喜歡我。把他拖向客廳的和式桌前，晃趴在桌上，嚷著拿酒出來。我高興時喝上兩杯也在一旁唸唸叨叨，淺啜兩口就快醉的人，到底想藉著醉意說什麼？

從櫃子裡拿出老家釀的荔枝酒，傾斜的液體從窄窄的瓶口流進慣用那一對窯燒瓷杯，晃接過杯子灌了 10 很大一口，真是浪費。我捧著杯子斜眼看他，心裡卻

有點不安。

「雅的爸爸以前是怎樣的人？」他呼出長長的一口氣，把杯子放在桌上轉過來抱著我，手上的酒撒了一點在衣服上，害我沒意會到他說什麼。

「給我講講你小時候的事，我想聽。」晃要求。

像是要驅散疑慮，我將臉貼在他胸口：「嗯，我爸以前非常帥。照片上有時燙了捲捲的雷鬼頭，帶著墨鏡。身體瘦得結實，眉毛很濃，眼神總是犀利的。他還有一張當兵時在外島拍的照，只穿著一條小紅內褲，胸膛發出黑色的亮光，肩膀又硬硬挺像鐵打，兩條胳膊槍管似刻著深淺紋理起伏的六塊肌，活像一尾遍佈紫色斑點的烏賊。」我想起照片上年輕的爸爸，總忍不住驚嘆歲月飛逝。經過這麼多年，他已經從矯健的浪裡黑金變成挺著大肚子的中年人。加上也遺傳給我的短脖子，簡直像是青蛙一樣。」

「就像青蛙一樣…嗎？」

不理會晃的疑問，我繼續說：「雖然是這麼健康的人，隨著年紀增長過敏體質也越來越嚴重，真的像兩棲類動物，離開潮濕的泥地，皮膚就會「喇」的一下

子繃緊，再被厚實如法國捲麵包的太陽一曬，通紅的像熟蕃茄，指甲輕輕一刮，就在表面留下一道拘謹的切線。不僅是海鮮、塵蟎，甚至牛奶與巧克力，在虛弱時一樣也碰不得。而這樣的訊息，也非常完整的傳達給我，海綿般完全吸收。」我停下來喝了一口酒，張開手掌看著。剛上高中沒有多久，我發起過去十年未見的嚴重過敏，大的像十元硬幣凸起，一早醒來就悄悄爬滿半身。有時候我會坐在房間地板上，把長褲細心的脫起來，堆放在一旁，除了日光燈之外再扭開檯燈，仔細檢視分佈在兩腿內側，又癢又腫的蕁麻疹，用手指輕輕觸摸，紅色的腫脹觸感很飽滿，可能在我沒有發覺的時候，裡面被注射了不屬於我身體以內的東西。聽起來多可怕？一邊想著，待會它們又會到哪裡去呢？蕁麻疹的移動力非常強，幾個小時之內又會沒有原因的從大腿遷徙到手上，像漫畫主角身上的詛咒印記。是不是有人在暗處，發動什麼即將發生，然而我卻沒有察覺的事情呢？。

「你喝醉了？我給你拿條毛巾。」晃見我許久沒 12  
有作聲，掙扎著爬起來，事實上我並沒有醉，喝下去

的酒都在身體裡四處漂浮。

「不要緊，我們家血液裡流動的是酒精，不騙你。在這個世界上，還存在許多難以理解的事，我們都被看不見的線操控著，隨著線的扯動改變行進的方向，人生的轉捩點，會不會就是這條線和那條線糾結在一起，而操偶師來不及把它梳理開，一下子讓別的什麼從外面跑進去，左右了人的意志而已。」

聽完我的話，晃摸摸我的頭，跌跌撞撞走向浴室。躺在地板上聽著打開櫥櫃的聲音，晃背對著我微微聳起的肩膀，適合用手在上面摸挲。接吻的時候我會把手腕橫在他的肩膀上，伸到背後雙腕交叉勾住脖子，輕輕的用牙齒和舌舔咬鎖骨。我很喜歡這樣，晃是我喜歡的類型，有著光滑的想讓人咬一口的頸子。我不喜歡太瘦的男生，觸感很差，全是骨頭。

晃去了很久還沒有回來，廚房的燈也開著。剛我在想什麼？對了，我沒有醉。別說青蛙薄薄的皮膚，聞到酒香就會醉。皮膚薄薄的青蛙爸爸也是，不過和我想的這件事無關又不確定是搬到這裡以後，還是還 13 在舊家那裡發生的事。這明明是一件對我來說非常重



要的事情，當時我以爲會一輩子永遠記得，人就是這樣。

我剛想對晃說得其實是這件事，也許是在這裡吧，應該剛搬來不久，因爲記憶裡的爸爸面向現在家裏電視的位子坐著，舊家的電視是擺在陽台的位置，是兩個完全不相干的方向。四周的家具模糊的像一團沾了顏料的潮濕衛生紙，連牆壁都泡了太多水，腫脹蒼白的失去邊緣，唯有爸爸的形象非常清楚。他看電視總是不開燈，我能毫不在意的在冰涼的地板打滾，卻不敢關燈，因爲飛出過大蟑螂，很難想像差別只是一支日光燈管的明滅。

那一天早上，電視正播著老歌「黃昏的故鄉」，剛睡醒的我坐在旁邊揉眼睛，爸爸忽然默默流下眼淚。我嚇了一大跳，他說：「以後長大你就會懂了…」除此以外什麼都記不得，雖然那天早上讓我印象深刻。到底是什麼，我覺得我好像懂了。是從那個時候就決定了，未來的某一天，會變成青蛙嗎？想是淚水裡有了鹽分，就像爸爸曾四處航行過的大海一樣。或許鹽分 14 是從毛孔，一骨碌地吸收過去吧。



喝下去的液體還在血管亂竄，翻過身，腹部頂到硬物，伸手到身體底下，拽出來一看原來是遙控器。小時候我也常常坐在家裏電視前的地板上，那是一台非常好的電視，國中剛搬家的時候，淘汰了舊家裡非常小型，有時候還需要具備猛力的敲擊技巧，影像才不會搖搖晃晃的電視。那台電視雖然舊，但是灰色的塑膠殼裡面跟照相機一樣，吸納許多小時候的回憶。照相機剛發明出來時，不是說這是一種受惡魔操控的機器，會吸走被拍照者的靈魂，所以被拍到的人靈魂的一部分才會縮小在膠紙上？真是瞎扯。

剛搬家過來時，爸爸曾經提議把它放在主臥室，他即使在床上躺著也可以看。可是，這樣你會順便在床上抽煙，非常危險啊。爸爸有一個非常厲害的本領，就是不管什麼姿勢，都能輕易入睡，手上夾的煙就悄悄地落在地上，或是把椅墊、拖鞋蓋一個焦黃的印子。燃燒的菸也把手指燻黃，也許爸爸的膚色本來就像美洲印地安人那樣，但是天花板確實比剛搬來的時候，褐黃一點，也逼近許多。也許是漏水吧？有一次颱風 15 天，晃躺在我腿上，眯著眼睛聽著滴滴答答的雨聲，

高舉著右手，用力張開手指，像是從我披散在的頭髮縫隙間，看見什麼刺眼的東西欲觸摸，像是太陽，或死亡。

不過後來，小電視卻因為房間收訊實在太差，才被爸爸又拿去送給爸爸的朋友的朋友。世界上很多東西都是這樣，在這一雙手和另一雙手之間被傳遞，我們都沒有真正擁有過，因為誰生下來都是赤裸裸的。爸爸是除夕夜誕生的孩子。

除夕夜那一天大家都歡歡喜喜的換上新衣新鞋，他卻光赤條條的獨自通過黑暗隧道，為世界送上一聲響亮的哭號。哭得像是不滿意這個世界為他準備的一切迎接。搬到新家那年過年，從爸媽的對話裡，我聽不出來是不是帶著埋怨。我那在除夕夜出生的爸爸，獨自開著小發財車，到姨丈的店搬回這臺，伸開雙手才能勉強抱滿的電視，純黑的機身，底座是一個同色系的矮櫃，坐的非常方正穩當。價錢卻出乎意料，非常便宜，因為在它的臉正中央，有兩個不礙事的，小小淺淺像砂紙磨花了的痕跡。那頂多是報新聞的時候，在主播的眼睛下方各添了兩粒痣；綜藝節目裡哪

個藝人仰著臉，那兩點就換成在鼻子左右兩邊，或是偽裝成黑壓壓鼻孔裡兩坨淺色的鼻屎，如此而已。除此之外，這臺電視真是棒極了，螢幕非常的大，聲音也很悅耳，一切都是電視該有的樣子。我總是稱呼螢幕為臉，螢幕的臉非常隨性，播放節目的時候，電視裡任何角色都是它的臉，宇宙中所有可欣賞的風景都是它；一旦把插頭拔起來，大大的真空管抽掉聲音，非常有層次的深灰色玻璃外殼就映出正對面藤椅後方的牆壁，我會從靜止的螢幕上，看倒影裡的爸爸。不時搓著香港腳的爸爸，一邊想，或許在我看不見的地方，爸爸正在忍耐著，拼命進行把腳趾與腳趾間相連，薄膜狀的蹼拔掉，非常疼痛的工程唷。

那大概是爲了能見到陸地上的家人，無論如何也要嚴格執行的回家功課…爸爸無力負擔養育父母的責任，卻養活了四個不知感恩的小孩。那麼，身爲家人的我，二十年後的我，老是讓晃等著的我，聽懂他的意思，符合他當時的期望了嗎？

「還好嗎？」晃輕輕把我抱在懷裡，拿了一條冰

毛巾擦著我的臉。

「嗯。」我輕撫著他的手問：「有什麼要說的嗎？」晃露出沒辦法，果然知道了的樣子：「伯父的遺囑…希望我能繼承他的事業。」他的聲音從距離耳朵很近的地方傳來，我沒作聲等著接下來的話。

「爲我生個孩子好嗎？也把婚結一結…辦一個妳喜歡的婚禮，如果可以不分開，怎樣都行…」

「嗯…公證吧，那樣就可以了，希望是對健康的龍鳳胎…」下定決心，這也是最後一次吧，如果拒絕的話。

你看著我，嘴巴微張有點驚訝，我把耳朵湊近，你沒有多說什麼，露出安心的表情。我似乎在半眯的眼裡看見，你坐在和式地板上，背後倚著牆。左膝曲折，弓也似橫貼在地板上；右膝支著右肘，手腕自然下垂，手指圈成杯狀，仿若勾著一杯跳著亮紫色的酒，右手掌則托著右頰望向窗外，隨著心境起伏，不時感到疑惑。

我把唇深深埋進晃的頸窩，重重吻著，他的手伸進襯衫摸索著我的內衣扣帶。在我們交纏的身體上 18

方，正有一隻肚子被咬破的青蛙發出螢光，拖著淺灰色的腸子，伏在黑暗天花板上方，鼓囊一漲一縮，無聲的靜靜守護。